

///烟火人家

# 汤婆子里的冬日暖意

■申功晶

其实从某种层面上讲,南方人的冬天比北方人更难熬,尤其是在江南一带。旧时,北方人屋里有火炉,南方人没有;现今,北方人屋里有暖气,南方人也没有。

儿时的冬天,我一怕大清早在课堂上做速算,手指被冻成胡萝卜,连握个笔都很困难;二怕夜间钻被窝,在那个空调、取暖器还没普及的年代,刚洗完脚,脱下棉袄棉裤,钻入冰窟窿似的被窝,一个激灵,冻得连腿脚都不敢伸直,整晚像虾米般蜷曲身子,时间一久,脚踝被冻成了冰坨子。

那时候,我真羡慕北方亲戚家的小孩,只要往热烘烘的炕上一躺,暖意扑身,万事皆已。不似南方,待在木板房石板地的江南老宅里,我站也不是、坐也不是,躺着更冷。

记得儿时某一个寒冬的夜晚,我的父母一个上夜班、一个出差。我作为“留守儿童”待在空荡荡的宅子里,听外面的狂风呜呜乱叫,又冷又怕,禁不住躲在屋子里抽泣起来。这下可惊动了隔壁屋里的叔祖母。她把我拉到她的卧室,安慰道:“别怕,今天晚上和奶奶一起睡。”只见叔祖母先把被子铺好,随后,从橱柜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南瓜状的黄铜

扁圆壶(俗称“汤婆子”),捏开顶端的“帽子”,从小口缓缓注入刚烧好的开水;末了,旋紧螺帽盖子,给壶套上一个布袋,塞入被窝。

那个冬夜异常寒冷,可叔祖母的被窝里却是暖融融的。我挂念着父母,翻来覆去仍不能入睡。叔祖母给我宽心,缓缓为我讲着家族的故事……不知不觉中,我在汤婆子焐热的被窝和叔祖母温柔的讲述声中沉沉睡去。

后来,我吵着嚷着要父母给我买一个汤婆子。父母执意不肯,说道:“你叔祖母年纪大了才需要汤婆子。你一个小孩子,冻不坏的。更何况,古人

云:冬练三九。冷最磨炼人的意志……”但最后他俩实在拗不过我,才勉强买了一个充电的小手炉给我。手炉只能维持两小时热度,哪里及得上叔祖母的汤婆子?即使人第二天起身,摸着汤婆子外壁还是温热温热的。

汤婆子古来有之。宋代黄庭坚《戏咏暖足瓶》“千钱买脚婆,夜夜睡到明”里所说的“脚婆”就是汤婆子。苏东坡更曾以汤婆子作为暖心伴手礼馈赠亲友——“无以表意,辄送暖脚铜缶一枚。每夜热汤注满,密塞其口,仍以布单裹之,可以达旦不冷也。”《红楼梦》中,贾宝玉和他的丫头们冬天所用取暖之物亦是汤婆子。而在现今流行的古装宫斗剧里,小主娘娘们每到冬天更是人手一炉。宫版汤婆子规格更高,不但有精美考究的布套,其上还装饰着别致漂亮的吊坠。

关于汤婆子,最有趣的故事,莫过于“和尚戏藩王”。话说清朝初年,靖南王耿继茂去寺庙进香。耿继茂此人生性粗鄙,听说住持是一位有道高僧,信口唐突道:“老和尚,夜里有人陪你入寝吗?”住持答曰:“冬有汤婆子陪,夏有竹夫人伴。”这位耿王爷吓了一跳,当下要传唤两位“夫人”。待住持取出汤婆子和竹夫人(古时竹制的圆柱形消暑器物),耿继茂傻了眼,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耿继茂出身北方,北方人冬天睡火炕,自然用不上汤婆子,故才闹出这番“尬剧”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每到冬日,吃过午饭,我时常见叔祖母半坐半躺在靠背椅上,怀里搂着汤婆子,眯缝着眼听收音机里如云絮一般舒卷而来的苏州评弹。据说,叔祖母的祖上乃明朝开国元勋朱亮祖。我瞧着眼前娇小怯弱的叔祖母,怎么也难将其和那个霸道专横的起起武将联系到一起。

在江南,汤婆子常被当作女子的陪嫁物。那只黄铜汤婆子,究竟是不是叔祖母的陪嫁物,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,可以确定的是,在叔祖父去世后,那段独居的冗长日子里,这只汤婆子温暖着叔祖母老迈的躯体,也抚慰着她孤寂的心灵。

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,单位和家里都装起了空调。我不大爱开空调,倒不完全是因为想节省电费——在空调房呆久了,人难免皮肤干燥、喉咙发痒,容易生“空调病”。思来想去,我还是得买一个汤婆子。这年头,汤婆子已然成了稀罕之物,我四处打听,跑断了腿,终于在百年老字号张小泉觅得此物。纯正黄铜制作的汤婆子,面上镂空龙凤呈祥图样,质地牢固,用个十年八载的不成问题。

这个冬天,又一个寒流侵袭而来,我白天用汤婆子焐手,晚上则用之焐脚。我抚摸着汤婆子,看着它周身泛起黄油油的光泽,享受着从手暖到脚的温馨,忽而又想起了我那逝去已久的叔祖母,回忆起那简单又浓醇的旧时光……



高原湖畔 汤青摄

///闲思随笔

## 在故乡的大地向岁月叩首

■颜克存

岁月飞逝,深冬渐浓,新年又近了。母亲对我说:“年终岁末了,咱抽个时间回一趟故乡吧,去看看老屋,去见见故乡的山水,也去拜祭一下埋在那片黄土地里的先祖至亲。”

我知道,母亲这是乡愁难解,人老情不老,又开始想念故乡了。她是想回去触摸一下故乡的大地,解一解游子思乡之苦,既向那里的亲人打个照面,也向已经逝去的岁月叩个首,缅怀过去的日子。

算起来,我和母亲离开故乡已有十多年了,对于故乡的一切,也确实甚为想念。故乡的黄土、故乡的草木、故乡的老井、故乡的炊烟、故乡的鸡鸣以及曾经生活在故乡大地上的亲人,它们都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。也如母亲一样,

日积月累,成了一份独特的记忆,成了一种浓浓的乡愁。

为遵循母亲的愿望,我们回了乡。再次站在故乡的土地上,我脚下沾满泥,尘土气息芬芳依旧。老屋的土墙青瓦还是老样子,朴素单纯。就连院子门前的那棵老桐树,除了长得更加粗壮了些,傲气十足、高耸云天的样子没有变,让人看着都觉得亲切。眼前的这一切,不禁又使我回想起了那些已经逝去的美好日子。

曾几何时,还在故乡生活。我牵着老黄牛上山梁、过小河、走田边,跪趴在黄土地上玩耍,捏泥巴、看蚂蚁、斗蛐蛐,蹑脚在青草丛里抓蝗虫、逮蝈蝈、捕蝴蝶,夕阳下奔跑在院子里,躺身于稻草垛里打滚。父亲侍弄土地,把庄稼培育得肥肥胖胖,花艳果圆,就差撑破了岁月的肚皮。秋收之后,父亲

推着老石磨,把五谷碾碎,把乡村的日子磨得锃亮,羡慕得秋虫呢喃,愉悦了耳朵;母亲则燃起灶火,蒸煮煎炸,升起炊烟一缕缕,把久经时光磨砺的老土墙和梁椽上的黑泥瓦熏得喷喷香,引来喜鹊落在桐树枝上喳喳叫……满心的回忆,满满的幸福。

然而人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冲刷,转瞬即逝的光阴不仅让我不再年少,也将爷爷、奶奶、外婆、外公等亲人送归尘土,还把母亲也变老了。在祖辈的坟前,母亲手里拿着纸钱,叩首跪拜,也让我双膝跪地一同祭奠,点烛敬香,感念祖辈的养育之恩,重温儿时的谆谆教诲,向岁月带走的亲情重新说一次再见。那随风飘散的纸钱灰烬和烛火香烟,无声地告诉了逝去的亲人,时刻有后人想着他们;也郑重地承诺了故乡大地,曾

经喝着它乳汁长大的孩子,后来虽然离乡了,但他们永远也走不远,无论何时身处何地,一辈子都会记得归乡的路。

在故乡的大地向岁月叩首,送走的是时光,留下的是怀念。记得儿时在故乡过春节,父辈们给儿孙压岁钱,为表示感谢,儿孙需向长辈们行叩首之礼。除夕夜里,父辈们缅怀逝去的亲人,也会在夜空里点香燃蜡,烧几张纸钱,在先辈坟前叩首几次,说几句想念的话。除此之外,当新年的钟声敲响,父辈们还会在房屋大门前的院子里架起一张四方桌,用水斗、木升、大瓦罐等器具盛满金黄色的玉米或麦粒、稻谷,插上点燃的香和蜡,焚黄表,诚心叩首,上敬天,下拜地,送走旧岁月,迎接新时光,以求来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,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。

岁月易逝,容颜易老。在我和母亲离乡的这些年,故乡虽然还是原风景,但它却在岁月的深处悄悄地动了些手脚,把曾经的小树养成了大树,把曾经的无知少年变成了经过风霜雨雪的成年人,也把母亲曾经的满头青丝染成了一席白发,还在我和母亲的心里种下了思乡的情丝绕。每年故乡老桐树新的年轮增加成环的时候,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乡,想回到那片曾经养育过我们的梦中乐土,去向岁月再叩一次首。

在故乡的大地向岁月叩首,叩别的是岁月,这是一种仪式,也是一种情怀。每叩一次首,它都能让我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连感和归属感,也能让我再一次于脑海深处印刻故乡的模样,深深地记一辈子,永生难以忘怀。